

指導外孫女米婭射擊

當我得知十四歲的外孫女米婭要我教她如何射擊時，我及時抓住機會。

我不加猶豫的立刻問她何時可去；最後我們決定在她學校放春假期間選一天。

身為八屆比安奇盃冠軍，表示希望跟我學習射擊的人不少，可是對此我未必欣然接受。

我的堅定持續、我的關照細節、我遵守指導一絲不苟，使我能做個好學生，但我自知沒有做老師的本事。而且，教人射擊要花的鐘點往往超過自己花在靶場的時間；你得準備裝備、得規劃入門課程、得前往靶場事前安排、事後也要清理。

當人求教於我時，他們真正的意思其實是要我帶他們出去射靶。而要瞭解槍支操作安全與如何操作，非專注達不到目標；練習射靶與準確射靶，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決心。

不過，對米婭來說，我感覺不一樣。第一，她是素質優秀的學生，而且她具備的條件不止於此。

我射擊生涯達三十年，歷程中累積出來的知識和技能，我希望能夠傳授給家人些許；這是一個機會。我希望她至少對如何安全操作槍支有基本的了解，不至於對槍支有畏懼感，像我當年報名參加射擊課程之前一樣。

即使她不想長期投入射擊，我們一起上課時，她可能會碰觸到一些知識會留在她腦海、日後也可能重新拾起再接再厲；也許她可能會結交喜歡射擊的人，他們可以一起享受射擊的樂趣。

我射擊生涯中，有個遺憾是我的家人從來沒看過我比賽。不過從競爭的角度來說，親人在場觀賽沒有意義；我參加的比賽都是與強敵交鋒、在高壓下競爭，稍一分神就可能干擾射擊表現。

外子家一知道我每次比賽要過什麼關。每每我賽完回家，他會聽我講說比賽的事；他會幫我安排比賽前後的出外旅行的計劃；比賽落幕，他也會參加頒獎宴會。儘管家一從未在現場目睹我比賽，但那是因為他不想讓他的出現負面影響了我的表現。

我另外三個外孫女曾跟著她們的父親學槍法，因此這是我把一些射擊智慧傳授給米婭的機會。

米婭跟她母親顧麒跟我約好在靶場見面。我事前告訴他們要帶保暖衣服、午餐、墨鏡和帽子。我替她們預備了耳塞。



射擊之前，我給米婭上了一堂槍支安全課。我示範如何將子彈安全上膛與取出子彈。她搞清楚了取出彈匣卸出槍管的先後順序；向後拉、鎖住滑動槍機、確定槍膛是空的，而且是重複幾次之後，我才進行下一步。

米婭一點也不含糊，當我說槍口必須總是朝下時，我有信心她會確確實實照做。

顧麒麟料想我會喜歡指導米婭，她料中了。

她事後說：「大家都喜歡教她。你跟她說什麼，她會給你具體的回應；你清楚她懂了沒。她聽從指示、問好問題。」

正確用槍，全看你槍握的對不對、你如何扣扳機、有沒有良好的站姿。



我讓米婭跟我握手，藉此對她展示握槍時該有的力道。我教她如何用左手、右手握槍、如何控制後座反衝。她學會了如何慢慢往後扣動扳機，一直到子彈出匣，同時也專心對齊標靶與瞄準器視線。米婭把手指放在扳機外，等她準備要發射的那一刻才移動手指位置。

我也告訴米婭，射的準需要注意哪些事，即使是近距離；我讓她從七碼外對準紙靶目標射擊開始。

我還是射擊運動新手時，為了求準，有兩年的時間我都從未站立射擊，都是坐在靶場的板凳上練習牛眼靶心射擊。初學時我用這個方法磨練準頭，兼及練習正確握槍、控制扳機、對齊瞄準器與目標物。我只需要集中精力慢慢地把扳機往後擠，直到子彈彈出。我讓米婭從坐著射擊開始，讓她專注於握槍、視線直線對齊及扳機觸發控制。

這是米婭第一次用手槍射擊，但她很快就進入狀況；沒多久，她就在標靶上留下來一個結實的彈痕。



顧麒也射靶了。她事後回憶說，我幾年前曾經帶她去射擊，她記得檢查槍支安全的步驟和查看槍膛。

她記得如何安全地將子彈裝上和卸下半自動手槍、如何顯示槍膛清空、槍口始終朝下。

顧麒的雙手、雙臂因攀岩而結實有力，她握槍也握得穩。她那天表現的槍法不錯。



結束牛眼靶心射擊後，我讓她們使用我的比安奇盃比賽用槍，在四十碼外瞄準裝滿水的汽水罐，進行射擊。這類的射擊很有看頭；汽水罐在被擊中那一霎那爆炸，水花四濺到空中。



我擺放了二十三個罐子，子彈擊中目標時她們樂不可支。兩人坐著射擊了一會兒，但也練習站立射擊，看看兩者有何不同感受。



顧麒麟來說，看到我在靶場活動的一幕，她稍稍領會了我一生為射擊付出的辛勞——要拖拉器材、要準備、要清理。



不過，與我一生所投入的相比，她們母女倆所看到不過是最基本的。在多年的比賽裡，我是百分之百的對射擊運動付出，而且是在我事事精細規劃、堅持不斷和一心要求進步之後，才達到我能到的高度。

我不知道射擊是否會在米婭的人生中佔有一席之地，但我很樂意為她提供一個安全和愉快的環境，讓她從中學會安全地操作槍支，也能深入瞭解槍法準確所需具備的技術條件。

顧麒麟事後回想米婭的表現說：「我覺得她太讚。我可能有些誇大其詞，但我非常以她為榮。」